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
餘何謂不足歧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
何問帝曰願盡問之歧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
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
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

其氣謂五者之氣皆有虛實之不等此篇論五藏所

生之氣血神志而歸重于血氣故篇各調經論

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

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

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

生之乎

靈樞經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充膚熏身澤毛若

霧露之

慨是謂氣腠理開發汗出漆漆是謂津穀人

氣滿淖澤注于骨骨肉屈伸洩澤補益髓髓皮膚潤

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

氣合無所過是謂脈四支為諸陽之本九竅為水注

之氣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十六部者

十六部之經脈也手足精脈十二蹻脈二督脈一任

脈一共十六部脈亦計十六丈二尺而一周于身節

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乃百病之

所從而生皆

有虛有實歧伯曰皆生于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

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

此言五者之氣皆生于五藏而

五藏所藏之血氣

志氣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

神志以成此形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

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上節言有形之五藏

凡不足則
所不勝反
乘而侮之

以生無形之五志此言無形之五藏以成有形之身
形五志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
男兆墳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神志者
水火之精也人秉陰陽水火而成此形
王藏之道

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

是故守經隧焉

此言五藏之道又皆歸于經隧經隧者五藏之大絡以行血氣者也血氣

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

調治之道亦守其經隧焉
○帝曰神有餘不足何

如歧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

神者心之所藏也心

藏脈脈舍神心在志為喜在聲為笑故有餘則笑不
休不足則金氣反勝而為悲陰陽應象論曰悲勝怒
宜明五氣篇曰并于肺則悲是悲屬肺志
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

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

血氣未并

則陰陽勻平五藏之道皆入于經隧以行血氣故血
氣和則五藏安定矣邪客于形尚在于皮膚之間酒
漸動形而未入于經絡此神氣為病之微者也男兆
璜曰血氣相并則有虛有實邪入深而客于肌肉經
脈亦有虛有實此血氣
平而邪客之淺者也
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神有
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
氣乃平
血者神氣也寫其小絡之血出其血則有餘
之神氣自平斥惟也若深推而中其大經則
反傷其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
血氣矣
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
心主血脈視
其心之皮部
有虛絡者按其穴而致其氣刺其絡而利其血無泄
其血氣以通其經脈而神氣乃平矣愚按鍼刺之道
通利經脈無泄其氣血即所以補虛也蓋血氣流通
而形神自生矣人之為病因鬱滯而成虛者十有其

凡世醫徒知補虛不知通其經自具有補虛之妙用帝曰刺微奈何歧伯曰按

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于不足神氣乃得復言刺神

乃按摩其處勿令釋手著鍼者如以布慄著之乃從革布上刺謂當刺之極淺而勿推內其鍼移其邪氣

于不足而神氣乃自復矣○帝曰善氣有餘不足奈何歧伯曰氣

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肺主氣而司呼吸故有餘則喘

欬上逆不足則呼吸不利而少氣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

曰白氣微泄肺合皮其色白微邪客于皮膚命曰白氣微泄謂微傷其肺氣也帝曰

補寫奈何歧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

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經隧大絡

也五臟之所以出血氣者也故有餘則寫其經隧之血氣而勿再傷其經脈之血氣也不足則補其經隧之血氣而無洩其經隧之氣焉帝曰刺微奈何歧伯曰按摩勿釋出

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入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

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出鍼出而淺之也視之視其淺深之

義也曰我將深之適人之邪淺客于皮必與正氣相格庶邪散而正氣不泄故曰我將深之謂將持內之而使精氣自伏復放而出之令邪無散亂迎之隨之以意和之無所休息使邪氣泄于皮毛腠理而真氣乃相得復于肌表此○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歧用鍼淺深之妙法也

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肝志怒腎志恐故血有餘則肝氣盛而主怒不

足則肝氣衰而并于脾故恐○莫仲超曰木氣不足則土氣一土氣盛則并于所不勝之腎藏而為恐

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

下文之所謂病

在脈調之血者心包絡所主之血也此所謂血者肝藏之所主也肝藏之血本于衝脈衝脈起于胞中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散于皮膚肌肉之間充膚熱肉生毫毛卧則歸于肝藏寤則隨衛氣而行于脈外孫絡水溢者胞中之津水也水穀之津流溢于中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曰水入于經而血乃成夫經脈之血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脈外之血從皮膚而轉注于孫脈從孫絡而入于經俞此脈內脈外之血氣互相交通者也故曰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此肝有微病致經本之溢于經也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

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

泄盛經衝脈也衝脈爲經絡之海故曰盛經虛經虛而不盛也久留候氣至也脈大氣至而血復也男

北瑛曰凡病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出鍼視之曰我將
深之適入必革此寫邪而兼補其正氣也久留而視
脈大疾出其鍼此補虛而兼出其微邪也迎之帝曰
隨之淺深在意斯盡調經之妙用二視字宜玩帝曰

刺留血奈何歧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

得入于經以成其疾經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
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

之盛者寫之蓋血在于絡是孫絡之水溢留于絡中
而成敗惡之血也此將入于經故當疾刺以寫出之

○帝曰善形有餘不足奈何歧伯曰形有餘則腹脹

涇漉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腹乃脾土之郭郭故有
餘則脹靈樞經云脾氣

實則涇漉不利益土氣盛實則剋制血氣未并五藏

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喘叶軟蟲行動貌蓋風傷
衛衛氣行于肌肉之間故

也蠕動

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

足則補其陽絡

陽謂陽明也陽明與太陰為表裏蓋皮膚氣分為陽脾所主在肌肉故當

從陽以補寫寫刺其經者從內而出于外也補刺其絡者從外而入于內也

帝曰刺微奈

何歧伯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得復

邪氣乃索

微風傷衛衛氣行于脈外故當取之分肉而無傷其經絡所謂病在外調之分肉也

索散也

○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歧伯曰志有餘

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

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腹脹飧泄矣腎為

生氣之原故不足則厥逆而冷

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

骨節有動

者亦為微風所傷也故下文曰邪所以能立虛

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志有

餘則寫然筋血若不足則補其血溜

然謂然谷穴在足踝下之兩經

間故曰然筋足少陰之榮穴也榮為火故有餘則當

寫其坎中之滿復溜足少陰之經穴也經屬金虛則

補其母也帝曰刺未并奈何歧伯曰即取之無中其經邪

所乃能立虛也即取之者即于骨節有動之處而取之也邪所謂邪客而有動之所也此病在

骨者調之骨故無中其經

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

以生歧伯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于衛血逆于

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

此言五者之有餘不足生于血氣之相并也血氣者陰陽

也陰陽者皮膚氣分為陽經脈血分為陰表為陽裏

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氣亂于衛者血

并于氣也血逆于經者氣并于血也血并于氣則血

離其居氣并于血則氣離其居矣氣離其居則血虛

陽明有二
氣標悍者
為衛氣
和者為營
氣詳靈樞
經
衛氣夜行
于陰行于
藏府募原
之腠理二
陽之氣
而收隱歸
于所生之
原

而氣實氣雖其居則氣虛而血實故曰一實一虛蓋
有者為實無者為虛也此節論血氣相并之總綱○
再按衛者水穀之悍氣也此節論血氣相并之總綱○
肌腠之元真故曰氣亂于衛謂亂于衛之部署也下
文曰取氣于衛病在氣調之衛皆屬此意蓋皮膚肌
肉之腠理處皆衛氣遊行出入之所謂當取之于皮
膚肌腠而無動其經脈也當知衛氣出于陽明日行
十陽夜行于陰大會于風府遊行于外內者也太陽
三焦之氣生于下焦水中從下而上自內而外主司
于膚表通會于肌腠故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
應分別血氣生始出人之原乃上乘之學問血并于
學者當于鍼經及本經鍼刺諸篇用心參究血并于
陰氣并于陽故為驚狂此言血分氣分之為陰陽也
陰陰血滿之于外陽氣注于脈中是為陰陽勻平如
血并居于陰則陰盛而血實心主血脈故陰盛則驚
氣并于陽則陽盛而血并于陽氣并于陰乃為炅中
氣實陽盛則發狂也

此言外內之為陰陽也。炁熱也。血并于陽則陰虛而
生內熱矣。氣并于陰則陽氣內盛而為熱。中矣。故陰
陽內外相并。血并于上。氣并于下。心煩惋善怒。血并

于下。氣并于上。亂而喜忘。

此分上下之為陰陽也。血并上則脈氣實而心煩惋。

氣并于下則氣不舒而多怒也。血并于下則血蓄于
下而喜忘。氣并于上則氣逆于上而為惋。亂。靈樞經
曰。清濁之氣相于亂。于胸中。是為大惋。傷寒論曰。其
人喜忘者。必有蓄血。宜抵當湯下之。按抵當湯證為
血蓄于氣分。當知氣并于上。匪則并于脈外而兼并
于脈中。故曰清濁之氣相于血。并于下。匪則并于脈
中而兼并于脈外。故其人喜忘。經云上氣不足。下氣
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虛則營衛留之于下。久之不
以時上。故

○帝曰。血并于陰。氣并于陽。如是血氣離

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歧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

寒則泣不能留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

虛血之所并爲氣虛

此復申明血氣各自并居而成虛也離分也泣瀉也夫血滿之

外氣注于陰是陰陽相合而爲和平如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是血氣各自分其居矣故血氣喜其溫和相合而惡其寒瀉獨居如血并于陰則寒泣而不能流行血不流行則氣不得以和之矣氣并于陽則氣溫而血消去氣熱消鑠則血不得以和之矣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也男兆璜問曰血并于陰則氣亦并于陽矣故謂血氣離居似血氣皆當爲實而以血并爲氣虛氣并爲血虛兩者皆虛何也曰血并于陰者血并而氣不并也血并于陰則陰盛而寒寒則血中之氣亦瀉而不能流行矣氣并于陽者氣并而血不并也氣并于陽則陽盛而熱熱則氣分之血亦消鑠而去矣故曰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

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歧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

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爲虛

焉

此再申明血氣并而致虛者因無而爲虛也如血并子陰則陰寒盛而血中之氣亦無矣如氣并于

陽則陽熱盛而氣分之血亦消去矣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而不能相合故皆爲虛

焉絡之與孫脈俱輸于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之

與氣并走于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

反則死

此申明血氣其并之爲實也絡者經脈之支別也孫絡者乃孫絡之脈別經者亦三百六

十五脈內通于十二大絡外通于膚腠皮毛五藏之

血氣從大絡而出于孫脈從孫脈而出于膚表表出之氣從孫絡而入于大絡從大絡而注于經俞此氣內交通血氣之徑路也是絡脈之血氣孫絡之氣血

俱輸于經是血與氣共并于血分則為實也血之與氣并逆于上則為大逆逆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此血與氣共并于上則為實也○王芳侯曰氣復反則生謂復歸于下也蓋陽氣生于下而升于上血氣並逆則氣機不轉而暴死反則旋轉而復生○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

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

道謂血氣出人之道路來則為實去

則為虛有來有去則和平矣

歧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于

陰陰滿之外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

人此言血氣相通陰陽交互之為和平也俞者謂三百六十五會乃神氣之所遊行皆陰陽血氣之所輸會者也

脈外之陽氣從孫脈而注于陰中在內之陰血從經俞而滿之脈外此陰陽相和是為勻平血氣相通以充其形則三部九候之脈上下若一是為平人矣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

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

上節論陰陽不和血氣相并而有虛實之分此復論

外因于風雨寒暑內因于飲食七情而亦有陰陽虛

實之分焉外為陽內為陰故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

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朱永年

曰風暑天之陽邪寒濕天之陰邪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帝曰風雨之傷人奈

何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脈

孫絡滿則傳入于絡脈絡脈滿則輸于大經脈血氣

與邪并客于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

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

此論外因之風雨寒暑而有虛有實也夫經脈為裏